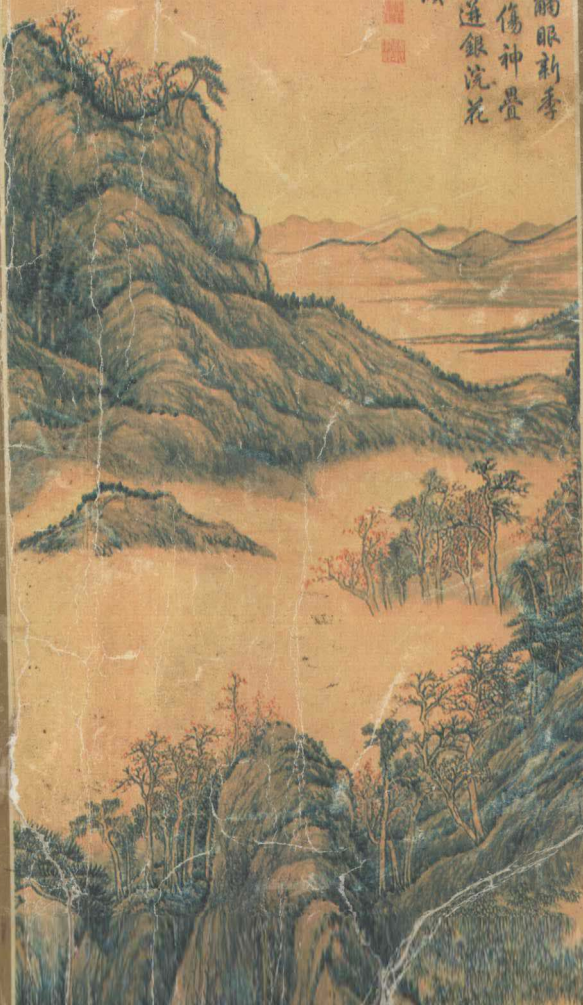


牧野流星

四册

梁羽生

天淡雲宵倏似秋光觸眼新
季
鷹安之志志王架早傷神疊
岷樹開錦垂屋水送銀浣花
如屬詠興寄曲江濱
癸酉秋日 御題



牧野流星

梁羽生 著

四

海天出版社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

目 次

(四)

- 第四十九回 剑气纵横惊四座
妖氛猖獗骇群豪 (1051)
- 第五十回 堪叹同门施毒计
竟求大盗抢新娘 (1073)
- 第五十一回 揭发奸谋呈密信
原来毒妇害亲夫 (1095)
- 第五十二回 一策难将馀骨补
半途空托寸心盟 (1117)
- 第五十三回 谋害同门伤惨变
顾全大局屈沉冤 (1139)
- 第五十四回 换日偷天惊妙手
引狼入室拚残生 (1165)
- 第五十五回 凤泊鸾飘悲侠侣
龙争虎斗骇群豪 (1191)
- 第五十六回 了却恩仇情未尽
难明友敌费疑猜 (1214)
- 第五十七回 衣钵难得嗟劣子
雪山脱险识奸谋 (1228)

- 第五十八回 格老拒封伸大义 (1246)
土王被诱入歧途
- 第五十九回 苦口婆心终不悟 (1269)
恶徒毒妇共偕亡
- 第六十回 孽债难偿空有恨 (1294)
恶缘自缔倩谁怜
- 第六十一回 毒妇迷香困侠女 (1311)
神偷妙手戏将军
- 第六十二回 义师奋战摧强虏 (1332)
侠士攻心释战俘
- 第六十三回 罪孽终难逃一死 (1350)
风霜历尽订三生
- 第六十四回 折戟消兵歌牧野 (1377)
沉沙洗甲看流星

不知他是内里替义军做事。

“我爹用武林首富的身份掩饰，以为官府不会怀疑到他身上，那知鹰爪的头子早就知道了，而且在他身旁布置了奸细！”说至此处，她把手中那封信一扬，接下去缓缓说道，在我爹身旁的奸细，就是这封信的受信人，我爹的后妻韩紫烟！

“她嫁给我爹之后，曾经发生过一次军饷被劫，好几次由我爹爹指引前往投奔义军的好汉，在半路被暗杀的事情。但也不知那贱人是用什么手段迷惑我的爹爹，我爹竟然对她没起半点怀疑。直到身受其害，临死之时，方知她的歹毒。但是否知道她是奸细，我也不知。因为那时我爹已是不能亲口对我说出来了！”

牟丽珠叹了口气，抹去眼角的泪痕，继续说道：“爹爹临死之时或许已经知道那贱人是奸细了。但他却不知道，还有一个奸细，一个更大的奸细，这奸细就是他的亲家洞玄子！”

洞冥子面色灰败如陈死人，喃喃说道：“此事恐怕还有蹊跷！”

牟丽珠冷笑道：“还有什么蹊跷？你的掌门师兄也已承认这封信是洞玄子亲笔所书了。”

洞冥子道：“只凭一封信，似乎还不能断定他是奸细。说不定有人冒充他的笔迹，冒充得完全一模一样呢？”

牟丽珠冷笑道：“依你说，是我陷害他了？我可从没有见过洞玄子的笔迹！刘妈更是不识字的，她也没有理由要找人捏造这封信来陷害洞玄子！这封信是她在韩紫烟的房间里找到的，还有什么怀疑？”洞冥子语塞，不敢再辩。

洞真子长叹说道：“我做梦也想不到洞玄子师弟会干这种事情，姑不论是否有人冒充笔迹，他的嫌疑的确是最大的了。

虽然他已死去多年，我也还是要彻查这件事情！”此时他但求不受牵连，那里还敢再帮洞玄子说话？但众人听得他又是一个“彻查”，不禁心里都是冷笑。

雷震子缓缓说道：“用不着彻查了，请牟姑娘说出来，事情也可以完全明白了。你先把这封信的内容，向大家讲一讲吧。”

牟丽珠这才话入正题，扬起那封信说道：“这封信就是洞玄子叫韩紫烟做奸细的证据。原来他是早就和清廷有勾结的。到过我家的义军中人，都由她列入黑名单，交给了洞玄子。洞玄子在这封信里夸赞她办事得力，她‘放长线，钓大鱼。’不同意韩紫烟太早害死我的爹爹。但后来韩紫烟误会这封信是给我爹爹拿去，以致她迫不及待的便下毒手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“信里还说，要她催促我爹早点叫我出嫁，我变成了他的媳妇就更容易办事。那贱人也可以更容易摆布我的爹爹。”

“唉，看了这封信我才明白，原来这头婚事也是有阴谋的，怪不得韩紫烟要极力促成这门婚事，当初我爹本来并非属意何洛的！”说至此处，不知不觉的看了丹丘生一眼，心中暗暗叹了口气。原来她的父亲最初属意的心目中的女婿本来乃是丹丘生的。

众人听得不寒而栗，这才明白她说的当她看了这封信之后，发觉自己的处境，比她所能想像的还要坏上十倍百倍的意思。她的父亲被害死了，在家固然提心吊胆，出嫁也还是嫁到仇人家里！

一直很少说话的金逐流，此时忽地说道：“牟姑娘，多谢你给我们揭开谜底，让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情。

“实不相瞒，义军的朋友当年也已怀疑你的家里，可能是有奸细‘卧底’的了，只知道奸细是谁。

“接连出了几次意外，义军的朋友发现，出事的都是到过你家的人，加上军饷被劫，大家都不能不起疑心了。于是竺尚父约了叶慕华秘密商谈此事。我也在场旁听。

“对令尊大家是相信得过的，不过为了稳重起见，他们决定还是不让令尊知道，先作秘密彻查，待彻查有点眉目之后，再通知令尊。

“竺尚父请他一位好朋友出来负责彻查，这人也是我的朋友，我已得到他的同意，可以在今天告诉大家他是谁了。他就是当今天下的第一神偷快活张！”

牟丽珠方始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啊，原来那天晚上，韩紫烟这贱人发觉有夜行人的声息，果然乃是真的！这人想必也就是快活张了？”

金逐流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不错，那天令尊进城，在城里过夜，这也是快活张安排的计划。是他叫你爹爹的一位朋友，约他出城的。

“那晚快活张到了你家，他的轻功虽然还远比不上如今，但在当时他已是武林有数的了，不料还是给你的晚娘发觉。韩紫烟追了出来，他只好走了。那晚他所获不多，却知道日间有人送过信来，是韩紫烟收下。他也听到了韩紫烟怪异的笑声，但没听到她的自言自语。他由从你家下人的口中打听到是韩紫烟娘家派人送信来的，那些人不比刘妈，自是相信主母的话，怎知这是谎言？”

“蛛丝马迹，纵有可疑，但快活张可还不敢断定‘牟夫人’就是奸细。更不知道，甚至想也没有想过，崆峒派的名

宿洞玄子，牟大侠的亲家也是奸细。他只好第二天就离开米脂，先回祁连山去，把此行的所见所闻先告诉竺尚父，再商量下一步棋怎样走法。那知当他回到祁连山没有几天，牟大侠暴毙的消息也传来了。再过不久，何洛迎亲，途中忽然发生意外，新娘失踪，新郎被害的离奇案子也发生了！”正是：
午夜去来何所见，案中有案费疑猜。

第五十二回

一簣难将余骨补 半途空托寸心盟

讲出当年快活张曾经到过牟家彻查的这个秘密之后，金逐流缓缓说道：“把这一连串发生的离奇事件连接起来，我不能不起了怀疑，这些事件是否有关连的呢？所以虽然崆峒派群情汹涌，认定丹丘生是叛徒，是凶手，而丹丘生又无一言分辩，我还是相信他是无辜的。另一方面，十八年来，快活张也在继续彻查此事，可惜耗尽许多心力，尚未能拨开迷雾。不过虽然真相还未大白，却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蛛丝马迹，可以证明我认为丹丘生是无辜的推断可以成立了。嗯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避‘阿其所好’的嫌疑，要出头偏袒丹丘生了。”最后几句话是针对洞真洞冥而发的。身为崆峒派掌门人的洞真子不禁满面通红。

洞冥子除了羞愧难堪之外，比师兄还要更多一点疑惧，金逐流已透露，这十八年来，快活张还在继续彻查此事，而且是发现了“越来越多的蛛丝马迹”的。他知道了些什么？是吉鸿证供说过的那些还是另有新的发现？牟丽珠的证供说到现在为止，还没牵涉及他，再说下去会不会说到他的头上呢？

雷震子好似业已注意到了洞冥子不安的神色，若有深意的说道：“唉，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，贵派的洞玄道长竟是勾结清廷，谋害同道的奸细。但愿不会还有更加令我意想不到

的事情，牟姑娘，以你当时处境的危险，也真是难为你应付了。请你说下去。”

牟丽珠继续道：“唉，这也怪我爹爹太过受那贱人迷惑，他本来有机会可以看到这封信的，却因相信这贱人之故，弄得忠心的刘妈，反面受他责骂，这封信也不敢交出来了。”

原来刘妈得到这封信之后，好不容易找得一个只是牟一行独自在书房的机会，怀了这封信去见他。她不识字，不知信里写些什么，一来恐怕自己猜度错了，二来她私自取了这封信，这种行为，是严犯家规的，一下子就交出来，也怕主人责怪。于是她先试探主人的口风，说出昨日有人来给韩紫烟送信，她听见主母阅信之后笑声甚为古怪的事情。她问主人有没有看过这封信，并且提议以后有人送信来的话，是否由门房收下，先给主人拆阅更为妥当一些？

那知牟一行听了他的话，哈哈大笑，说她是发了神经病。笑过之后，面色突转严厉，斥骂刘妈：“要不是看在你是旧主母奶娘的份上，你竟敢对新主母疑心，我早就要开除你了。”

牟丽珠继续说道：“可怜刘妈一片忠心，反而受我爹爹责骂，吓得她不敢把这封信拿出来。她也曾想过悄悄把这封信放回原处，幸亏她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决定把它藏起来留给我看。唉，想不到不过两天，我爹一回家就遭惨祸。刘妈还未有机会单独说给我听，倒是我先去找她了。”

“我看了这封信，当真是有如雪上加霜，不知怎样应付才好。我和刘妈商量，她虽不识字，想事情却比我有见识得多。她说：小姐，你千万不能透露出丝毫仇恨那贱人的神色，要是她逼你过门的话，你就将计就计，先到何家去吧。”

“我又是吃惊，又是气愤，说道：我怎能嫁到仇人家里？

刘妈说道：谁叫你嫁给仇人，这不过是先离虎穴之计。那贱人阴险毒辣，你和我都是难以对付她的。你掩饰得再好，恐怕她也有多少对你起疑了。要是她将你遣嫁，你又不肯听命，她登时就会猜到你已经知道她的秘密，还能对你不下毒手？

“我瞿然一省，说道：对，我可以佯作从命，先摆脱那个贱人，中途逃走。刘妈说道：也不一定需要逃走，我曾听得你爹谈过，说是崆峒派的掌门洞妙真人为人正派，他就是为了敬重洞妙真人，才肯将你许配给崆峒派门下的。你到了崆峒山。大可以向他申诉揭发他那师弟的阴谋。我说，只怕洞妙真人不会相信我的说话。刘妈说道：到时你见机而作，但即使此计行不通，你也还有缓兵之计可行的。我虽没读过书，也知道书礼人家，父母之丧，要守孝三年之礼，你用守孝作为借口，何家决不能逼你成亲。刘妈给我考虑得这样周详，我决意照她的话做。

“果然不出所料，韩紫烟在丧事过后，便即催促何家迎亲。这本是洞玄子的计划，当然很快就有回音。定下日期，由何洛亲自偕同伴郎来接我们。不过也说好了，这只是先行迎亲，为的是何家便于照顾我这个失掉双亲的孤女，过门之后，再行择吉成亲。他们的话倒是说得极其冠冕堂皇，让亲友们都感激他家和我这个‘贤慧’的晚娘。

“我打定主意，虽然有几条路可行，我还是决定中途逃走，放弃到崆峒山去向洞玄真人申诉的计划。我恨极仇家，即使只是和何洛维持未婚夫妻的名义，我也是非常憎恶的。

“就在我和晚娘各打各的算盘，等待何洛来迎亲的时候，又一件事情发生了，这件事情才开始涉及丹丘生！”

真相逐渐揭透，此时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已相信丹丘生是

被陷害的了。但在这个案子中，丹丘生究竟曾经做了一些什么，大家还是未曾知道的。是以当案中的女主角开始要说到丹丘生的时候，大家也就不觉格外留心，希望从中可以找到丹丘生为何不替自己辩护的答案。

牟丽珠歇了一歇，继续说到：“在何家约好前来迎亲的前三天，上次来过我家送信的那个人又来了。不过这次他却未能见到韩紫烟这贱人，在踏进我的家门之前，就给刘妈智擒了。

“刘妈是全心全意为我，恐怕何家还布置有什么阴谋令我上当，故此在临近迎亲的那几天，她都在到我家必经之路的一个山口等待，有心等待这个机会，要抓着洞玄子派来送信的人。她的顾虑果然并非胡猜，那天终于给她等到了。

“刘妈上去迎接他，说道：我是主母派我来接你，上次你来我家，已引起小姐怀疑，她不便在家中见你。我知道你不是她娘家的人，你是洞玄子差遣来的。对吗？

“那人惊疑不定，说道：主母都已告诉了你吗？刘妈笑道：当然，要不是主母告诉我，我焉能知道你的身份？主母吩咐，要你把信给我转交给她。

“那人半信半疑，盘问刘妈和韩紫烟是什么关系。刘妈知道话一说多，定露破绽，立即快刀斩乱麻，说道：‘你不必多问了，我也无暇与你多说，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，我还可以多告诉你一点秘密。’跟着把那封信的秘密透露出来，那人这才不能不相信了。

“那人悄悄说道，这次我带来的是口信，必须绝对秘密，决不能让别人知道的。于是刘妈带他到山后松林之中，那人方始放心告诉刘妈。

“原来洞玄子父子虽然已在暗中请了凶手，准备途中暗杀丹丘生，但还恐怕不能成功，是以要请韩紫烟帮忙。

“韩紫烟为避嫌疑，她原定的计划是把我遣嫁之后，借口先回娘家，过了一个时期，再和洞玄子双宿双飞的。但洞玄子却不同意这个计划。他要韩紫烟以后母的身份，送女儿到男家去。万一买凶也杀不了丹丘生，她还可以下毒！料想丹丘生不会提防她的。

“刘妈听了这些话呆了一呆，问道：为什么一定要害丹丘生？那人似乎有点诧异，说道：你还不知道吗？好在他尚未发觉到刘妈骗他，终于还是说了出来。”

众人虽已隐约猜到这个秘密，但由当年的新娘子口中转述出来，大家还是不禁听得惊心动魄。

只听得牟丽珠继续说道：“那人想不到刘妈乃是骗他口供，迟疑片刻之后，终于还是告诉他了。

“那人说道：‘你既然知道你的主母为什么要害牟一行，就该知道洞玄子父子为什么要害丹丘生了。

“刘妈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‘原来丹丘生也是秘密参加义军的吗？

“那人说道：他是否业已参加，我们不知。但我们已经知道，他有许多在义军的朋友。假如给他当上了崆峒派的掌门，即使不会公然反抗朝廷，也是决计对朝廷不利的。

“你应该知道何洛和丹丘生号称崆洞双秀，下一任的崆峒派掌门，要不是落在丹丘生身上，就一定落在何洛身上。不除去丹丘生，何洛如何能够安心？

“刘妈钉住又问：那么何洛要是当上掌门，又将如何？

“那人似乎笑刘妈问得愚蠢，说道：这还用问，当然是

为朝廷暗中效力了。

“刘妈再问：你刚才说何洛已经请了帮手，他请来的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那人说道：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秘密？”

“刘妈说道：我是替主母问的。要是帮手的本领高强，她也可以放心一些。万一她下毒不成，有本领高强的帮手，那就还可以克制住丹生生。否则我真有点担心主母反而会伤在丹丘生剑下，我曾听说丹丘生的剑术是崆峒派中数一数二的啊！”

“那人好像相信刘妈是出于对主母的忠心，于是说道：我知道的三个人，一个是江湖上著名的独脚大盗吉鸿，还有两个……他压低声音说道：是御林军的高手。”

“刘妈又问：那两个御林军高手是谁？”

“这一问，那人可不肯回答了。可能是因为刘妈问得太多，他蓦地起了疑心，说道：有这样三个人物做帮手，已是足以令你主母安心了，你为什么要知道得如此详细？”

“刘妈知道他不肯再说，当下哈哈一笑，说道：我不是为那贱人担心，我是为小姐担心。幸亏你告诉我这许多，我，我可以……”

“她话犹未了，那人已吓得跳了起来，喝道：原来你，你是奸细！立即拔剑要杀刘妈。”

“据刘妈说，那人会使崆峒派的连环夺命剑法，在剑术上的造诣还相当不错呢。料想当是洞玄子的得意弟子。”

“不过他纵然是洞玄子的得意弟子，毕竟还是比不上刘妈数十年的功力。他杀刘妈不成，反而给刘妈杀了。”

听得牟丽珠说至此处，台上的洞真子和洞冥子不觉都是

心头一震，面有异色。但由于台下的人都在留心静听牟丽珠的讲述，对他们的神色并没有注意。

崆洞派现任掌门洞真子不觉暗自想道：“原来大志的失踪，是这么一回事：洞冥师弟却一直瞒着我！”

洞冥子则是四分吃惊，六分欢喜，暗自想道：“原来大志竟是命丧在牟家一个老奶娘手里，但不幸中之幸，幸亏她们直到如今，还未知道大志的底细。”

原来那次给洞玄子送密信的人名叫郝大志，这个郝大志却并非洞玄子的弟子，而是洞冥子的俗家弟子。洞冥子对他的看重，是还在如今的他的大弟子大石道人之上的。那时郝大志已经学成出道，他的俗家弟子，不用住在清虚观，但每年也总要来几次的。他一去不回，洞冥子亦已猜想得到他是送命的了，但未得确实的消息，十八年来，却是难免一直提心吊胆，不知他是否落在对方手里留作活口。如今听得他这得意弟子早已死掉，方始放下心上这块石头。

牟丽珠讲完了这件案中案之后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刘妈对我的忠心，对我的恩德，我是永远也无法报答她了！”

我要暂且不按时间前后，提前说一说刘妈为我的壮烈牺牲。韩紫烟这贱人把我‘遭嫁’之后，按照原定的计划，借口要回娘家，把家里的仆人全部遣散，只留下一个刘妈。猜想她准是对刘妈早已起疑，要留下她盘问口供的。

“刘妈猜想也明知她的用意，但刘妈却不愿逃走，她为了替我爹爹报仇，我已脱出虎口，就不顾一切和那贱人动起手，但可惜她报仇不成，却给那贱人杀了。这是事情过后，我悄悄回过一次家乡，打听到的。可怜刘妈为我，尸骨无存，我要找那贱人为她报仇，也找不着！”

听至此处，众人都是不禁为这忠仆慨叹吁嗟，只有洞冥子越发安心，暗自得意。

雷震子待众人吁嗟过后，说道：“牟姑娘请你回到正题来吧，后来怎样？”

牟丽珠继续说道：“那晚刘妈回来，告诉我他们安排要杀丹丘生的事，我这才更进一步明白了他们的阴谋。”

“起初我还不知道何洛是否与他父亲同谋，此时方知，何洛的心狠毒辣，实是不在他父亲之下。他们父子同谋，不仅要杀害我们父女，还要谋害他们本派的丹丘生！”

“我本来的计划是中途逃走的，在知道他们的阴谋之后，我这计划也是不能不放弃了。我必须在途中找个机会，把他们的阴谋告诉丹丘生，不能只顾自己逃跑！”

“可是我却没法找到这个机会。一路上何洛与丹丘生形影不离，而我又是何洛未婚妻的身份，怎能不顾嫌疑，去找丹丘生单独出外说话？”

“日子一天过了又是一天，走了三天我还未曾和丹丘生交谈过半句。何洛串通了的那些强盗，每一天都有可能来到，到来谋害丹丘生的。我怎么办呢？”

“第三天我们到了一座古庙歇宿。那天是天色未晚，何洛就借口说是前面恐怕找不到宿头，要大家提前歇息。”

我不觉起了疑心，莫非他们就是约定了在今晚动手？我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，今晚非得引开丹丘生不可！

约莫三更时分，我悄悄起来，到他们同住的那一间房窗外偷窥，只见丹丘生尚未睡觉，独对枯灯，支颐默坐，好像在想什么。何洛则已发出鼾声。我心里暗喜，这可正是个好机会呀。于是我轻轻撕开窗纸。

“不料就在此时，何洛和丹丘生同时跳了起来，喝道：‘什么人？’我这才猛然省悟，何洛是假装熟睡的。他约了凶手，怎能安心睡觉。”

“幸亏我早已想好了第二套办法，我立即低声说道：‘我听得有夜行人的声息，你们赶快帮我追贼！’”

“何洛咦了一声，说道：我怎么听不见？喂，你先回来，别去追吧！”

“那时我还未曾知道，原来他是约了吉鸿来掳劫我的，必须把我留在庙中，他才有机会充当勇救妻子的英雄。”

“何洛果然发了急跑出来追我，丹丘生也跟他出来了。我故弄玄虚，加快脚步，哎哟一声叫道：‘好呀，好大胆的小贼，竟敢用暗器打我！非捉住你不可！’”

“我知道丹丘生的轻功在何洛之上，他以为我中了暗器受伤，一定会飞快的先跑来救我的。此时我和他们的距离少说也有百步之遥，黑夜中他们也看不清楚前面的情形，连何洛也想不到我是弄假。他一面追一面叫喊，你是受了伤吗？受了伤还不赶快回来！”

“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丹丘生先追上我！”

说到此处，那天晚上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。牟丽珠那本是冷若冰霜的脸上，不知不觉现出一抹轻红。

* * *

丹丘生像风一样掠过来，追上了她了。贴近她了！

她跑得很快，她的心跳得更快。

虽然已经同行了一天，但在路上她是乘着马车的，只有上车下车的时候，才见得着丹丘生。而丹丘生又总是和何洛